

张居正光荣死去却惨遭抄家



当年明月 著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友情推荐

严嵩倒台后，徐阶、高拱、张居正三个杰出的政治家各施手段，你方唱罢我登场。三人都是实干家，为中兴朝廷呕心沥血；同样也都是阴谋家，铲除异己心狠手辣。而这两点又以张居正为最：一条鞭法和考成法的改革措施惠遗万民，泽及百代；顺我者昌、逆我者死，虽杀门生亦不眨眼。

[上期回放]

张居正还干过一些不太地道的事情。比如，为了彻底除掉高拱的残余势力，他和冯保联手，让某人提供假证词，证明高拱派人行刺皇帝。在杨博说情之后，张居正才罢手。张居正还借人之手，除掉了欺负过他的辽王。之后，他又干掉了帮高拱上台的邵大侠。再之后，又干掉了刘台和何心隐。

历史小说

万历十年(1582年)六月二十，帝国内阁首辅，上柱国，正一品太师兼太傅，中极殿大学士张居正卒，年五十八，谥文忠。张居正死了，皇帝十分之悲痛，这是真的，毕竟一个人陪伴了自己那么久，干了许多事，没有感情是不可能的，所以他很是哭了几场，甚至有几天悲痛得上不了朝。但他和张居正的关系，和从前那许许多多不堪回首的往事，太有感情也是不可能的，所谓十分之悲痛，其实也就悲痛十分钟而已。所以在短暂悼念之后，长期清算的时候就到了，六月份张居正死，十二月份就动手了，当然，对手还不是张居正。

事实上，在当时的朝廷里，最为人忌恨的人，是冯保，张先生好歹是翰林出身，一步一步熬上来的，冯太监这样一步登天的人，要不是后台硬，早就被唾沫星子给淹死了。现在张居正死了，但冯保似乎还是很镇定的，因为小时候冯保经常陪小皇帝玩，万历也对他很亲热，不叫他名字，只叫他大伴，关系相当之铁，所以他认为，纵使风雨满天，天还塌不下来。

然而天就塌下来了，十二月有人告他十二大罪，几天之后当年的那位小皇帝就在告状信上大笔一挥，下了结论：冯保欺君蠹国，罪恶深重。冯保措手不及，当时就晕了过去。不过看在小时候陪自己玩过的份上，万历还是留了一手，安排他去南京养老，也没有要他的命。

这是冯保，张居正就没那么好对付了，他在朝中经营多年，许多大臣都是他的人，现

在刚死不到一年，立刻翻案恐怕众怒难犯，更麻烦的是，现任内阁首辅张四维也是张居正一手提起来的。然而很快，万历就发现自己错了，种种蛛丝马迹表明，除自己外，张先生还有一个敌人，一个他曾无比信任的人——张四维。

这是一个极为古老的复仇故事，在真相揭开前，张四维已隐忍了太久。张四维，字子维，山西蒲州人，嘉靖三十二年进士，看起来，这不是份普通的官僚记录，但实际上，他的背景要比想象中复杂得多。

张四维的父亲，叫做张允龄，是一名普通的山西商人，不算什么人物，但他母亲王氏却不同凡响——王崇古的姐姐。也就是说，张四维是王崇古的外甥，之前已经说过，朝廷实力派人物杨博也是山西人，而且他的儿子娶了王崇古的女儿，也就是说，杨博的儿媳是张四维的表妹，看上去比较复杂是也，后面还有。后来张四维生了两个儿子，一个叫张甲徽，一个叫张定徽，他们两个几乎同时结婚，老婆却是亲姐妹——杨博的两个孙女。

王崇古是宣大总督，杨博是兵部尚书(后改为吏部尚书)，位高权重，却并非张居正的人，还经常对他颇有微辞。舅舅和亲家都这样，张四维的立场自然也差不多。当然，张四维的这些路数张居正都很清楚，所以早在万历三年(1575年)，他就推荐张四维进入内阁，成了大学士，也算是先下手为强，卖个人情。然而这一次，他终于犯了一个错误。张四维远没有他想的那么

简单，在这个人的心中，还隐藏着更深的秘密。

五年之前的那一天，殷士儋大闹内阁，要和高拱单挑，张居正劝架，却也挨了骂，正是在这场闹剧中，张居正坚定了除掉高拱的决心，但与此同时，他似乎也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——为什么殷士儋会在那一天突然发作?原因很简单，因为就在那一天之前，殷士儋得到了一个确切的消息：高拱准备赶走他，换一个人入阁。那个由高拱安排，入阁顶替殷士儋的人，正是张四维。对于这份五年之后迟到的邀请，要他感恩戴德，实在比较困难。好了，这起迷案就要水落石出了，我们现已掌握了如下四点：一、王崇古与高拱关系紧密，他的职务是由高拱推荐的。二、张居正准备解决高拱之时，杨博曾亲自上门，为高拱求情。三、张四维是王崇古的外甥，也是杨博的亲家。四、高拱曾推荐张四维入阁，以取代不听话的殷士儋。于是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：张四维是高拱的亲信，一个由始至终，极为听话的亲信。

万历十一年(1583年)，陕西道御史杨四知突然发难，上书弹劾张居正十四大罪，就如同预先彩排过一样，原先忠心耿耿、言听计从的诸位大臣一拥而上，把张居正从五六岁到五十六岁的事情都翻了出来。眼见群众如此配合，万历自然也不客气，立刻剥夺了张居正的太师等一切职务，并撤销了他“文忠”的谥号。之后不久他更进一步，抄了张先生的家。

万历十一年(1583年)

四月底，司法部副部长丘由北京出发，前往张居正老家荆州抄家。经过几天的抄家统计，从张居正家中共抄出黄金上万两，白银十多万两，如此看来，张居正在搞政治的同时，也没少搞经济，但总的来说，还不算太过分，和他的前辈严嵩、徐阶比起来，也算是老实人了。

没办法，大仇未报，人家本来就是冲着人来的，很快就传出消息，说张居正家还隐藏着两百万两白银，不抄出来誓不罢休。于是新一轮运动开始了，先是审，审不出来就打，打得受不了了，就自杀。自杀的人，是张居正的长子张敬修，但在死前，他终于发觉了那个潜伏幕后的仇人，并在自己的遗书中发出了血泪控诉：“有便，告知山西蒲州相公张凤盘，今张家事已完结，愿他辅佐圣明天子于亿万年也！”所谓张凤盘，就是张四维，所谓辅佐圣明天子于亿万年也，相信读过书的都能明白，这是一句骂人的话。

张敬修一死，事情就闹大了，抄家竟然抄出了人命，而且还是张居正的儿子，实在不像话，恰好张四维两个月前死了爹，回家守制去了，他这一走，原先的内阁第二号人物申时行，就成为了朝廷首辅。这位仁兄还比较正派，听说此事后勃然大怒，连夜上书要求严查此事，万历也感觉事情过了，随即下令不再追究此事，并发放土地，供养张居正的母亲家人。

万历的仇报了，他终于彻底摆脱了张居正的控制，开始行使自己的权力。张四维的心

愿也已了结，他在家乡守孝两年，即将期满回朝之际，却突然暴病身亡，厚道的人说他死得其所，不厚道的人说这是干了缺德事，被张居正索了命。

无论如何，仇恨与痛苦，快乐与悲伤，都已结束。

在之前的文章中，我曾经写过无数个人物，有坏人，也有好人，而张居正，无疑是最为特殊的一个。他是一个天才，生于纷繁复杂之乱世，身负绝学，以一介草民闯荡二十余年，终成大器。他敢于改革，敢于创新，不惧风险，不怕威胁，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，他也有缺点，他独断专行，待人不善，生活奢侈，表里不一，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。但在明代浩如烟海的人物中，最打动我的，却正是这个复杂的人。

我也曾经见到，许多道貌岸然的所谓道学家，整日把仁义道德放在嘴边，所作所为却尽为男盗女娼之流。我并不愤怒，恰恰相反，我理解他们，在生存的压力和生命的尊严之间，他们选择了前者，仅此而已，虽不合理，却很合法。我不知道，是否所有的人在历经沧桑苦难之后，都会变成和他们一样的人。

直到我真正读懂了张居正。我才找到了一个答案，一个让人宽慰的答案。他用他的人生告诉我们，良知和理想是不会消失的，不因富贵而逝去，不因权势而凋亡。不是好人，不是坏人，他是一个有理想，有良心的人。

有的人活着，他已经死了。有的人死了，他还活着。世间已无张居正。

再次遭到泉泉背叛后我决定变坏



没没女 著
文汇出版社友情推荐

作为一名典型的“没女”，我目前正处于“三没”状况：没钱、没房、没车，并且，我刚刚辞职，又没了工作。辞职当天，我赫然发现男友泉泉背着我在和别的女孩子接吻。我伤心欲绝，想与泉泉分手。也就是在这个时候，一个比泉泉更英俊、更富有的帅哥闯入了我的生活……

[上期回放]

发现泉泉和别的女孩子交往后，我赌气回家。在家中大睡四天后，我出门透气，顺便买了一堆东西，看中了一处店面。我租下店面，然后决定妥协，去找泉泉帮我做装修设计。一进了泉泉的家门，我就听到了男女亲热的声音。

都市情感

“喂！”我愤怒地大叫，一种耻辱感吞没了我的理智，不过再怎么激动，我还能看出来，狗男不是泉泉。两人都回过头来，极度惊讶地看着我。“你是谁？”对峙了一秒，我以为他们会慌乱地以衣蔽体，没想到男的还出声了。

怒火在心中越烧越旺。我快速地转身走出房间，一屁股坐在沙发上，打通了泉泉的手机。那对男女悄无声息地走了。我却陷入了一片迷茫，直到泉泉回来。泉泉的脸上没有太多关心，只是进卧室看了看。

“你怎么过来了？”泉泉轻轻地坐到我身边。“我不能过来吗？”我满腹幽怨地反问。“可以，刚才没吓着我的兄弟吧！”在这种时刻居然想到的是他兄弟？我不可思议地预感到，泉泉真的变了。我恨恨地说：“公然在别人家里那个，打死也活该！”

“哪个？”泉泉依然一脸坏笑。泉泉的猪手搭了过来，我毫不客气地一把推掉。“色狼！男人全是大色狼！”想到KTV事件，我准备走人。

“你干吗？”“扫黄任务结束，我还呆在淫窝里干吗？”泉泉发出了一阵熟悉的大笑。“我叫主犯请我们吃饭，给我们春天小姐赔罪好了。”“那共犯呢？”我正义凛然。泉泉一把抱住了我，“宝贝，别生气了，今天我任你宰割！”

我想推开眼前的混蛋，却被拽得更紧。在这熟悉的怀抱，我又闻到了熟悉的味道。有那么一阵沉默，一种熟悉的温柔弥漫在我们之间。泉泉感觉到了我的乖顺，开始说那天

的事情。原来泉泉刚接了一个新单，是帮一家保险公司的职工房做设计。整整六套房子，算是一个不小的数目了。介绍人就是一个很久之前认识的朋友，也不知怎么就跑到了广州，联系上了泉泉，那家伙是做包工头的，于是一帮人就先吃饭后KTV，费用两人分摊。

那个包工头，就是今天在房间里肉搏战的家伙，叫黎小明。那天黎小明带了两个广州的女朋友，加上保险公司管事的几个头头，一起玩骰子。泉泉不烟不酒不赌不嫖，玩骰子已经算是堕落的事了。根本就是一窍不通，几个回合就被灌了几杯下去。

“我发誓，我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！那只是一个游戏，输的人就要亲对方一下！那么多顾客，我只能作作戏了！”“是啊，你可真会作戏！”“你能不能理解理解我！”泉泉冷冷地说。我们现在已成对峙局面，撕破喉咙地争吵让我泪流满面。

泉泉从包里掏出一个厚厚的纸袋，塞到我手里，泉泉的语气是冰凉的：“他们闹着要我亲，我拒绝了，我说我有老婆。他们说，怎么一点玩笑都开不得，太不见世面了。黎小明又拼命捅我，如果你你会怎么样！夏春天，你爱怎么看就怎么看！”我知道那袋子里是钱。我知道泉泉很想送我一部QQ车，我知道什么叫逢场作戏，可是，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接受这件事发生在我身上。

我把我的痛苦一古脑儿倾诉给珊妮，她却认为这很正常。可我还是痛苦，我痛苦不是因为男人花天酒地，而是我

居然接受了这种事实。

在大家的帮助下，我的店在一个礼拜后开张了。我也暂时放下了对泉泉的“犯罪”调查。店内是泉泉设计的，欧式的西洋风格是店的设计主调，应我的要求，泉泉选用了玫瑰色打底，墙顶插满了香碎的桃花枝，映衬着几幅我自己做模特儿的时装写真，四个角落垂挂着淡粉色的轻纱，显得罗曼蒂克，充斥着浓浓的小资情调。店的位置在小区下面，附近也有不少服装店，开张的时候，生意真的很好。我第一次发现赚钱的美妙感觉。

我和泉泉的爱在经过这件事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我开始查他的手机，短信一条不漏。泉泉刚开始很受用，慢慢地开始表现出不满。我们开始吵架，为一丁点蛛丝马迹。每次吵完后，我都很后悔。直到有一天，泉泉在我翻完手机后，愤然地将手机摔到地上。物件碎了，我们的爱，也开始变质了。

在开张后的半个月，刚好是20日，也就是交管理费的期限。管理费是交给区委的，早上我睡了个懒觉，中午我就拿着房东留给我的地址来到区委。问到了出纳处，我报明身份。“杨雪芬是你什么人？”这位阿姨也不抬地问。“是我房东。”“房东？”阿姨的声调有所提高。“阿姨已经放下了手上的所有物件，严肃而同情地看着我，她按了个号码，“阿英，把洋埔路225号的房产证复印件和委托书拿来。”

怎样听区委的人澄清事实的，怎样报警的，怎样走

到泉泉家的，我一无所知。我掏出钥匙。手机没电了，我走进了房间。没人。可能出去吃饭了。我坐在沙发上发了一会呆，我想哭，又振作了一下，就下楼去找泉泉。当我经过前面的茶餐厅，我看到了泉泉和一个女孩坐在里面。他们面前摆着一堆吃的，泉泉夹了一块萝卜糕喂到女孩嘴里。我直接站到玻璃外，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男人和别的女人在亲热地吃饭。他们好像在说买什么东西，那女孩突然又拉住泉泉的胳膊，撅起了嘴撒娇，泉泉则笑笑地点着头，似乎答应了对方什么要求。马上，一个吻落到了泉泉的脸上。

缓缓地转过身，我挪动着沉重的脚步，想把自己的心拖走。眼泪却不争气地狂泄。虽然这对我来说并非第一次失恋，却是第一次失败，败给别的女人。一个我不认识、不熟悉的女人。我告诉自己，会很快忘记泉泉。

当然了，从此我的新生活也展开了其多姿多彩的一面。我贪玩好色的本性也渐渐暴露，我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观念全部抛诸脑后，我每天都把自己打扮得美丽妖娆，我隔三差五去运动去瑜伽，当然也开始学会给自己的脸蛋做保养。我的小店生意很稳当，因为是工厂生产，所以我拿货的量让我开始给一些服装界的同行搞批发，同时我又发奋图强给一家服装公司兼职设计，我觉得我终于过上了自己想过的生活。除了感情。

周一和珊妮在健身房练瑜伽时，我闭目养神，她却疼

得龇牙咧嘴。我比她胖，骨头却比她软，教练在上面轻轻念叨，珊妮却在我耳边唧唧歪歪，“周六一起吃饭吧，给你介绍帅哥。”

周六来了，挎上白色小提包，在妈妈的嘱咐声中，我出了门。我直接打的来到绿茵阁，终于在窗前的位置看到他们，除了珊妮，还有两个男的。我的眼神瞟过他们，我知道珊妮为什么如此隆重了。因为两个男人看上去都属于精品。我在两个精品面前坐下，珊妮一把拽住我的手，附在我耳边贼笑：“打扮得这么靓，嘿嘿！”我害羞地笑了一下，自己也觉得有点不好意思。“你好，我是珊妮的男朋友，我叫吴猛。”一个精品向我伸出了手。我笑了笑：“别这么正式，叫我春天就可以了。”说完我看了一眼珊妮，她的眼睛却没看我。看来这个家伙就是珊妮的盘中餐了。而另一个，我从余光中看到，大白天戴着个明显是平光镜的茶色墨镜，这不是在装中产阶层吗？

“李义军。”墨镜朝我点了点头。我总觉得他有点眼熟。义勇军进行曲，我突然想到这个歌名。珊妮看我笑得奇怪，又补充了一句：“李哥人很好呢！”“看得出。”我低头笑。开始点吃的。

吃过饭后，因为吴猛第二天要出差，所以我们就此别过。两个高大的男人分别开着各自的车来，一身的名牌，有钱、英俊，我的嘴巴惊讶得张成了O。上了“义勇军”的奔驰车。我开始为穷人的奔波感慨起来。

2